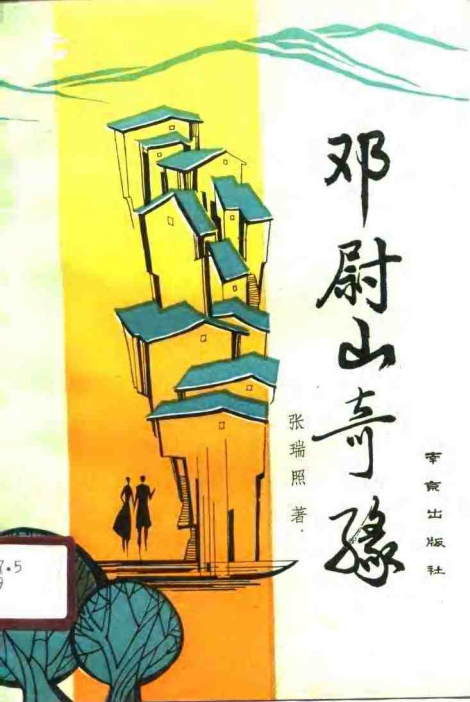




邓尉山奇缘

张瑞照 著

宁夏出版社

7.5

邓尉山奇缘

张瑞照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吴县教育印刷二分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31千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ISBN 7—80560—151—8

I·37 定价：2.30元

作者简介



他出生于既有田园之美，又有山水之秀的越剧之乡嵊县，七岁那年，随父母亲来到了誉称天堂的苏州落户。中学毕业不久，在“挺起胸膛，背起行装，建设山区上山岗……”的歌声中去了西太湖畔穹

窿山麓。他先后担任过生产队(村民组)干部、公社(乡镇)干部、县民间文学(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主编、文化综合服务部经理。期间，学习了两年半《企业管理》。

几年来，他先后出版了《梁红玉外传》、《子夜有敌情》、《龙凤之迹》、《血染的黄金》、《贞女之迹》等中篇小说和《舞台下的歌星》等中篇纪实小说，以及故事、散文、诗歌、短篇小说等文艺作品。现为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

第一章

三万六千顷太湖四周，座落着大大小小的城镇，犹如一颗颗玛瑙珍珠，把无垠的江南大地装点得十分气派。尤其到了夜晚，若从飞机上鸟瞰，一簇簇、一丛丛的灯火，灿灿晶莹，真令人疑是天堂胜景，分外悦目赏心。

在太湖西岸，画屏似的耸立着几座山峦，高的是峰，低的是丘。山、湖之间，全是良田，宛若一片片绿色的地毯；这儿桃林如火，那儿柳烟如碧，渲染得无际麦田更加生气盎然。就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青山绿水间，有个镇子，名叫邓尉山镇。此镇是邓尉乡党、政机关所在地，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镇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系石板铺成，宽可容一辆手扶拖拉机通过，街两旁店铺鳞次栉比，烟纸杂货店、咸鱼铺、饭店茶馆兼“老虎灶”又兼书场，总之，凡江南小镇上应有的店铺这里一概不缺，都是一开间或双开间的门面。招牌也很朴素，有的在门框旁挂块小牌子，有的在门前方悬个布幌子，有的干脆用墨笔在白粉墙上写个店名。古风犹存。邓尉乡各自然村的村民，如果说“到街上走走”，这街指的就是这条街。据说，邓尉乡最边缘的村子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辈子未到过“街上”的有好几个哩！由此人们不难揣测过去该乡的闭塞与贫困。

近几年，邓尉乡由穷变富，邓尉山镇面貌也不同于昔日了。在镇子的南面新铺了一条公路，沥青的路面，平平整整，犹如一匹拉得笔直、绷得紧紧的乌绒，而且很宽敞，两

辆十轮卡车交会，还可供自行车“沙沙”通过。这条公路的两边，盖起了供销社门市部、邮电代办所、信用社等单位的新楼。离这条路远近不等，还错落有致地耸起了一些乡办企业的厂房。在这些厂房中，有一处是刺绣厂，它的外观更是富丽堂皇，不了解这几年苏南农村工业发展状况的人，简直无法相信乡属集体企业竟会有这样的派头！

这个刺绣厂是邓尉乡经济的台柱子，这几年利润连续翻番，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故而乡里的头头脑脑对这个厂格外重视。今天，在乡机关大院小会议室召开的党委会议，议题就是专门讨论刺绣厂如何更上一层楼。会议是从下午一点开始的，到现在还不见结束的迹象。九个常委个个发了言，要做开拓型干部啦，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啦，都讲得头头是道，文件上、报纸上的新名词一搬一大串。

一乡之主——党委书记洪志春背北朝南，坐在会议桌一横头，笑眯眯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他五十七岁，中等身材，粗糙的四方脸黑黝黝的，额上和双颊布满了刀刻一样的皱纹；那发亮的秃顶，象大伏季节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西瓜的半片瓜皮；下颏儿刮得光溜溜的，象新浇的水门汀。说起这位书记，虽还是“富有春秋”的年岁，但他因患有头晕病，并且脚跛，行走不大方便，所以早产生了让贤的念头，前年就两次打报告要求让年轻一点的人接替他的工作，然而县委非但未批复，去年还送他到市党校学习了一年。按照常例，进党校学习的人往往是升迁对象，至少也是可以牢固地留在原岗位上。这使洪志春有点不解了。从党校回来，换了别人，大概是会打消让贤念头，洪志春却恰恰相反，这念头反而更坚定了。因为他看到自己在党校学习阶段，乡里已达到

年产值二亿三千万元的水平，比他离乡时增长了一倍，比当年刺绣厂初见成效时的二千四百万元增长了近十倍。洪志春知道这成功的秘诀在于副书记钱金荣象他一样紧抓住刺绣厂的“拳头产品”没放，而且还在传统刺绣工艺上动了脑筋。看来年轻人确实有办法，自己为什么不该让他们担负重任呢？

此时洪志春望着这些得力的助手们，高兴得皱纹都聚在一起。他干咳了两声说：“大家谈感想谈得差不多了，除了钱金荣有事请假，不曾捞到发言机会，其他各位都畅所欲言了，谈得很好。发扬民主嘛，所以让大家先谈。现在我也来讲几句，然后转入具体问题的讨论……”就在这时候，外面传来一阵罗唣。先是“噹噹”的紧锣声，接着不知是谁拉响了警报器。“呜呜呜”，“噤噤噤”，这些声音，如同震耳欲聋的惊雷把每个人的心都吓得吊到了喉咙口。乖乖，要地震了？但很快就让人明白了究竟出了什么事。

“火！着火啦！”“快来救火啊！”“仓库，仓库失火喽！快来人呀！……”洪志春立即宣布休会。他一拐一瘸地冲出会议室，往外一看，只见镇西方冒着一股浓烟，随刮来的山风，还飘来一阵阵布焦的臭味。凭经验，洪志春判断，灾区在离此五百公尺的刺绣厂，烧的东西除了木器，还有绣品原料或成品。

救火如救人，刻不容缓！洪志春象烽火连绵的战场上的指挥员，大声发出了号令：“各科室留一人看守电话机，其余人统统赶赴火场！章秘书……”

三十多岁的章秘书应声上前，说：“洪书记，你就别……”

“胡扯！”洪志春瞪了章秘书一眼，“我不是叫你来劝

阻书记的，是叫你到广播站去下个紧急通知，让各村迅速组织人员前往刺绣厂救火！”说完径自奔出机关大门，大步流星地往西走去。由于跛腿，又走得太快，一个不慎，他“噗通”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

“洪书记！”章秘书奔过去，把他扶了起来。他头部受伤，鲜血沿着黑黝黝的四方脸淌了下来。

“你留家吧，”章秘书说，“跌得太重！”

“婆婆妈妈干啥？这是啥个当口！”洪志春斥道，“扶我一把，快，听见没有？”

章秘书深知书记的脾气，不敢再劝，地“嚓”一声撕了自己衣上的一块布条，给洪志春包扎后，扶着他一拐一拐地去了火场。

果然不出所料，是刺绣厂的原料仓库失火，此刻呛人的浓烟还在往外冒。由于没人指挥，这月三百多人的厂子，陷入一片混乱。

洪志春甩开章秘书，说：“快去通知消防队！”一瘸一拐走了几步，又大声命令道：“快用灭火器！其余同志快去抢绣布原料！”

绣品厂仓库是一幢三楼三底的建筑，背西向东，着火间在紧靠楼梯的北首。洪志春刚踏到楼梯台阶，一个衣服烧得破焦，脸孔熏得墨黑，身上分不清是汗还是水的中年人双臂一张，挡住了他的去路：

“八品官老爷，消防车呢？我要的消防车呢？车到哪儿去了？”

洪志春望着这位虎视眈眈、两只小眼冒着凶光的黑汉子不由一怔。他担任乡党委书记十多年来，敢对他如此出言不

迹的人，这还是第一个。他有点着恼，但转念一想，哎，火场上能有和风细雨的交谈吗？这个人如此气势汹汹，正说明他对企业的关心嘛！这样一想，他非但不气恼，反而对那人报以了赞许的眼光，并用安抚的口吻回答说：“章秘书去唤了，即刻便到。”

“到不了啦！”黑汉子给他一个鄙夷的目光，转而命令似地说：“请你暂避一下！”说着不容对方争辩，打了个手势，早有兩個姑娘窜上来，把书记强行拉下了楼。

到了一片草坪上，两个姑娘才松了手，走了。这时有人端来一只板凳，让他坐下。厂医即也赶到了，撕下他头上的白布，准备给他敷药换纱布。可他心里火燎火烧，一个劲儿想，这是绣制《古柏奇观》的布料呀，要是出了意外，不但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要命的是最近外商要来订货，没有把握按质按量按时交货，这合同怎么订？岂不把声誉影响到国外去？心里一急，他一把推开厂医，“霍”地站了起来，正要拔腿再奔火场，章秘书赤手空拳地跑了过来。只见他气喘吁吁，汗流浹背，见了书记，竟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让你去叫的车呢？消防车！”洪志春心里又冒起了火，他最讨厌办事拖拖拉拉的人，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下。

“已经出车了。”章秘书语气里带有怨恨。

“出车了？四个轮子怎么赶不上你两条腿？”洪志春诧异地问。

章秘书摇了摇头，没好气地说：“到后山去了！”

“去干啥？”洪志春叉着腰，两眼直盯着章秘书，“如果在战场上，玩忽职守是要枪毙的！”

章秘书迟疑了一下，牙一咬，攥着拳头一字一板地说：

“载着钱副书记取茶叶去了。县委副书记贾为民托他搞三斤茶叶，明天一定要送到。”说完，他象霜打的小草，有气无力地垂下了双手。

“唉……”洪志春叹了口气，嘴唇哆嗦着，半晌没有一句话。他抬头见章秘书一副委屈相，有心宽慰几句，却又没开口，只是烦躁地挥了挥手，让这个秘书退到一边去。他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背朝着人，眼角边渗出了两粒豆大的泪珠。

此时此刻，洪志春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不管怎么说，自己是要交班的年龄了，取而代之的十有八九是钱金荣这位副书记。上面有钱金荣的赏识者，钱金荣本人也确实能干。他是准备让钱副书记顶替自己的工作，假如要他提名，在这场火之前，他必定提钱金荣。但是此刻他的念头不一样了，救火车叫不来，使他对这个副书记的看法起了变化。洪志春是个容不得眼皮底下存在半点灰尘的人。他为钱金荣感到痛心，也为自己看错了人而感到难受，他的泪大约就是被这两个因素逼出来的。他暗暗发狠：只要我洪志春一天在位，就决不轻而易举地交班，说我官迷心窍也好，说我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好，随人家怎么说，反正不看准人，决不随便让掉位子！

“闪开，快！”

一副担架抬着一个全身烧得墨黑的人从洪志春身旁闪过。

“有人烧坏了？”洪志春忙问。

“是的，看来伤势不轻哩。”一个姑娘掂着脚看着担架告诉他，“是个男的。”

另一个姑娘跟着担架跑了几步，看清了受伤的人，匆匆地向抬担架的人问了几句，回到党委书记跟前说：“受伤的人是徐隽，他昏倒在绣品仓库背巷里，要是没人发现，命早就丢啦。”

“徐隽？……”洪志春记不起这人是哪个。

章秘书连忙介绍说：“洪书记，徐隽是你外出学习期间到这个厂的，你刚回来几天，所以不知道他。他是有文凭的大专生，放着市外贸局的办公室不坐，自愿到我们邓尉乡来帮助致富的。”

“安排在什么单位？”洪志春顿时对此人发生了兴趣。

“在这个厂当厂长啊。是钱金荣副书记作的安排。”

洪志春“唔”了声，心里想，这兴许是个有志青年。这位乡党委书记对人才十分重视。听说徐隽的情况后，觉得刺绣厂有这么个青年挑大梁可算一件好事；而这个具有大专水平的青年是钱金荣举荐的，所以洪志春不觉对钱金荣又有几分赞许之意，方才生这个副书记的气，现在减退了不少。

虽然救火车没来，但赶来救火的人多，火头又不太大，因此没多久火给扑灭了。

“你伴我再去看看。”洪志春对章秘书说。

章秘书扶着党委书记走进了材料仓库。一堵假壁将这间屋一截为二。听厂里同志介绍，这间屋子外面靠墙的地方是熨烫台，里面才用以堆放绣品材料。眼下里面杂乱无章，狼藉不堪。外面那间，台子烧成了焦木，水渍还在淌，布匹还冒着袅袅热气；一只烫斗在墙的背巷，而插头还在漏上；中间的电线切断了，板壁上的木门洞开着……

派出所所长老杨带着民警小王已经赶到现场，检查下来，共烧坏了台面二块，窗户木框架二扇，办公桌一只，还有次品布十四。里面的绣布，由于一个叫韩春龙的车间副主任及时组织人员抢救，未造成什么损失。老杨、小王忙着拍摄现场。洪志春见损失不大，松了口气。可是他这时刚松了口气，忽然有人报告：“不好了，《古柏奇观》失踪了！”他一惊，对章秘书说：“请你通知这个厂的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一、研究恢复生产的问题；二、商讨与外商准备签订《古柏奇观》绣品的合同。”回过头又对派出所的老杨说：“请你尽快调查这幅《古柏奇观》的去向，一有结果就告诉我。要细、要准！”他特别将“细”和“准”二字说得格外清晰。

章秘书刚要抬步，满身布焦臭味的黑汉子从里屋走出来说：“我也参加行吗？”

“你是支部委员吗？”洪志春打量着黑汉子问。

“……”那汉子如冷水泼身，顿时凉了半截。

洪志春迟疑了。他倒不是不相信这位汉子，而是因为今天是开支委会，不是开支部扩大会。尽管他刚才听章秘书说，这个汉子是组织抢救绣布的模范。今天他开支委会，是觉得厂长徐隽负了伤，要在这个会上拟定个代理厂长的人选。这副代理厂长的担子交给谁，他要一改常例：先在党支部会上听听各位支部委员的意见，再交乡党委研究，由他一锤定音，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凭印象在党委会上争论一番后，由他决定。这种开支委会选才的做法是从哪里学来的，他自己也说不准。

正在这时，钱金荣乘着消防车赶到了现场。他一下车，

拎着三斤碧螺春，对满面慈容的洪志春说：“外商已到苏州，嚷着要喝一杯。”他扬了扬手中的三包茶叶，补充道：“市外贸局来电说，外商有个女秘书叫马丽娜，长得象出水芙蓉，她说，老板指定要与你洪书记面谈。”

洪志春本想批评钱金荣几句，但话到了唇边，又咽下了肚，大约是考虑到现在强调民主化，不能摆“班长”架子吧，或许是钱金荣这个副书记与别人毕竟有点不同，得多给他点面子。党委书记只是说了声：“还是你去吧。”

洪志春不愿参加商人味十足的会谈，他觉得在那种场合，往往为了几个臭钱，会争得面红耳赤，把老祖宗的德也丢了。再说他自出娘胎，从未打过这种交道，实在不习惯，不适应。可还未等洪志春话音落地，钱金荣“哧”的一声笑了，说：“这可是人家点的将呀！叫你这头头出场，也在理上。怎么？从未搞过？还是照你常说的那句话，边干边学嘛。至于我嘛，准备召开个有关村的支书会议，做做鼓动工作。听外贸局说，要叫我们赶制一批《古柏奇观》的绣品，不动员一下不行。”

“唔，那好吧。”洪志春不无忧虑地说。他望着眼前的混乱局面，悄悄叹了口气。

第二章

座落镇西的乡机关大院，追根溯源，原是一个明代举人的庄院。

机关大院门的两侧，各蹲着一只威武的石狮子，踏上石阶，便是铁皮包着的大门。从大门上斑驳陆离的痕迹来看，它历尽了人间沧桑，然而质地还挺坚固，开门时总发出“哐哐”的声响。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大院解放前做过国民党的区政府，后来随着区划的变化，又做过镇公所；日伪时期，里面又成了日寇的太湖剿共司令部。解放后，这里便成了邓尉乡的乡党委、乡政府的办公大院。如果说，七品是知县官，那么乡党委、乡政府里的头头便是八品了。撇开解放前的官儿不说，解放后，这里已更换了七次一把手，洪志春便是第八任。为此有人背地里唤他“老八”。

现在是早晨六点五十分，乡政府的公务员将紧闭的大门打开了。七点整，洪志春老规矩，一分不差，从家里来到此地。他跛着腿刚踏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便放下茶杯，恭维地叫了他一声“洪书记”。洪志春朝老头点点头，顺口回敬了声，“你早！”就往里面走去。

大门里，中间原是一片草坪，约有半亩，现在挖了个水池。池内碧水粼粼，沿池叠石，玲珑多姿。左侧是一个凉亭，亭为方形，飞檐翘角。亭子檐口四周呈琵琶形状。石刻圆柱上，绘有参天古柏图案。亭的结构形式与整个园林气氛

非常协调。池旁假山嶙峋，均用青石砌成，中间杂用湖石点缀，给人芜杂之感。山上石径盘回，四面林木葱郁，藤萝蔓延，道旁翠竹披复，野草丛生，景色朴素自然，置身其间，犹如盘桓在真山野林之中。这是乡党委副书记钱金荣亲自坐镇指挥，根据姑苏园林的特色建筑的，足足耗费了五十万巨款。这会儿洪志春看看这一切，一点也没有钱金荣宣传的那种“心旷神怡”，倒使他比往昔更有说不出的心痛。

半年前，洪志春还没去市党校学习之前，钱金荣在办公会议上提出要把乡机关大院花园化，他就一口反对，指出：

“说真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邓尉乡虽然富裕起来了，乡里的资金已拥有千万，但是千万富翁也要当穷日子过。再说有了钱也应该花在再生产上，放在群众的福利事业上，何必要将这一大笔款子用在美化机关上呢！”由于他这个第一把手的坚持，钱金荣勉强撤回了提案。可是事隔不久，县委副书记贾为民来乡里，与他促膝相谈，几句家常话一拉，便转到机关的建设上，说：“老洪呀，邓尉乡是太湖之滨的风景游览区，又是苏绣的发源地之一，自经济政策开放之后，前来游览观光和洽谈生意的游客、商人络绎不绝，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坐在田埂上办公，走进城隍庙里会客啰。不然，人家会误解这儿的干部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还没丢掉，不敢跟你们做大生意啰！那就对进一步发展邓尉乡不利啰！你说是不是啊？嗯？”虽然贾为民是在和风细雨中谈这件事，但言下之意不外乎批评他思想闭塞，跟不上商品生产、商品经济日益活跃的形势，这是很明显的。洪志春有点想不通，但没多辩，县委领导的视野总要宽一些，对当前改革精神的领会总要深刻些，因此他答应再想想。贾为民意味深长

地笑笑，便起身告辞了。没多久，他便接到通知，上市党校学习去了。

等他学习结束回到这座大院时，除大门口没变，院子里的面貌已焕然一新，简直令他眼花缭乱。不仅如此，连乡党委、乡政府办公室、会客室、接待室里的摆设也大变了样，可与县、市级办公厅媲美。壁上也贴了新型墙纸，原来的一张张宣传画给撤下来了，换上了省城和市里的著名书画家的作品。这是他离职期间，代理一把手职务的钱金荣做出决定搞的。洪志春从中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在邓尉乡的权力似乎已有所动摇。要是往年，他洪志春即使不在乡里，乡里要添置一只电灯泡也得派人或打个电话专门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个“不”字，乡里没有一个人敢擅自动用一分钱。可如今耗费这么大一笔款子竟然不同他通个气。

他有点生气，但又竭力说服自己，如今看一个干部，应当着眼于看他有无开拓精神，懂不懂经济。钱金荣在搞活经济上还是有一套的，因此我何必去苛求人家呢！他曾听说，有些地方的干部手面大得吓人，钱金荣若与他们相比，真所谓“小巫见大巫”。他对这花园式机关大院采取豁达态度后，钱金荣还曾多次向他解释，说这是贾书记意见。这种解释，洪志春不听则罢，一听心里就油然升起一股恼火：明明是他的主意，却一推了之。这是人民的钱，谁也没有乱化的权力！可他毕竟是有修养的老干部，把这股火强压了下去，不曾发作过一回。但由于前两天刺绣厂发生的事故象团乱麻堵在胸口，至今未退，所以今天他踏进大院，联想起钱金荣那天的表现，对这里的景致忽然都看不顺眼了。

洪志春对钱金荣不放心起来。

他急匆匆走进党委办公室，见章秘书正在抹桌子，满意地点了一下头，问：“小章，上次各基层党支部和各单位负责人对我们领导干部打分的数字，你统计好了吗？”他早不问、晚不问，为什么拣中今天问这个呢？他的潜意识里是否要看看下面给钱金荣打了多少分呢？党校结业前一星期，他打电话把章秘书叫到市里，交给章秘书一张他从一位“同学”那儿抄来的表格，叫章秘书回乡里依样画葫芦油印几份，发至各村、各企事业单位，请他们从政治素质、业务水平、执行政策、关心群众四个方面，用打百分的方法无记名投票，对乡里的正副书记、正副乡长进行一次测试。有句俗话：干部水平有多少，群众心中有杆秤。因为参加测试的人都是乡里各基层党支部的书记和各单位负责人，他们接触群众比党委更多更近一些，因此作出的评价会更公正一些。洪志春对自己在学习后带来了这么个“新事物”很有点得意。他暗自拿定章程：如果在群众眼里，我洪志春四项都不满六十分，那我干脆马上向县委递辞职报告。一天也不赖在任上。洪志春从党校回到乡里，听章秘书说，这项工作由钱副书记抓了去。钱副书记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把一张张考核表发到各个单位负责人手中，还动员说：“这是一张信任票，应该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给我们打分数，这是对我们乡党委、乡政府领导干部的批分，各位便是老师。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我们领导干部就是群众的勤务员。今天你们给我们打分，你们当裁判员。明天嘛你们单位群众给你们打分，我们当裁判员。”洪志春了解到这个情况，并未在意，觉得钱副书记的话说得在理。后来陆续听到一些反映，有的同志竟说，钱金荣貌似动员，其实是让我们感觉到

一种潜在的危險感，他对钱金荣仍没有什么看法，还认为说这些话的同志考虑问题欠妥，对接受群众考评不适应。今天洪志春又是怎么看待钱金荣关心这项工作的动机的呢？他没讲，谁也不知道，连最善于观察党委书记心思的章秘书也不知道。所以对在洪志春看来事关重大的这次民意测验，章秘书觉得平淡无奇，只简单回答了一声：“统计出来了，在钱副书记那里。”接着便提醒书记说：“洪书记，钱副书记关照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去苏州与外商洽谈，约定的时间是七点三刻从这里动身。洽谈的对方是华裔商人，但因他过洋经商已有三十多年，怕国语讲不好，所以钱副书记让我告诉你，要带一个懂英语的翻译去，免得影响洽谈进程。”

“怎么现在才说？”洪志春看了看表，“市外贸局有没有同志参加？”

“电话是钱副书记从刺绣厂打来的，我六点五十五分到办公室，正好听见电话铃响。”章秘书先解释了一下，接着说：“钱副书记已经安排刺绣厂厂长徐隽和你一起去。小徐原在外贸局工作，懂得英语。”

洪志春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他搞不懂钱金荣玩啥名堂，等他临要动身才给他抖出这些事来？但由于懂外网语的人有了着落，他也就不想再扯这话题了，于是岔开来问：“小徐是怎么到我们这个僻乡来的？救火那天你没说详细，再给我讲讲。”

章秘书斟酌了一下，象是在组织语句，这就使他吐出来的话带一点汇报味道了：“听钱副书记说，他是根据县委的意见大胆引进的人才。小徐本人有志于搞乡镇工业。这人进刺绣厂后不时看女工们的手工刺绣，对乡绣品陈列室里的《古